

戰地報告
文學
(一)

游擊三千里

白蕪



000066320A

上海圖畫新聞

半月刊

·定價國幣壹百元·

是軍情民及俗

世界奇觀的鐵證

是勝利後全國

·第四期業已出版·

唯一的一圖畫刊物

▶上海天潼路四八七廿七號◀

▶電話一四一—九◀

版權所有 ◎ 不准轉載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出版

編輯人 白

蕪

發行人 金

敏

出版者 地球出版社

印刷者 三和印刷所

總經售 五洲書報社

地址：山東路三二二號

電話：九二四七六

每冊定價法幣

游擊三千里

游擊三千里

鋤奸記

一九

血衣

二一

人頭祭

四二

虎峯山下

五三

二姑娘

六二

鬼墓

六七

游擊三千里

白 蕪

一

五月的戰場被陽光猛烈照射着。

在山野，在那深綠色的叢林中，炮，槍聲，和一切不知名的武器的爆炸聲，幾天來由於敵人的畏縮，較前已經是靜寂了，稀散了，偶爾還有一兩下槍聲傳來，我們正可以隱入林子，找尋着屏障耐心地險守。事實上，敵軍已經非常的疲憊，他們祇是死守據點，不會再向我們挑戰，除了在黑夜，或是在多霧的早晨給我英勇的戰士們突擊而應戰之外。

半個月來，白樺嶺上飄着日本旗，這是我們的奇恥大辱，我的第九隊部弟兄們無時無刻不打算把敵人驅走。如果說我們能夠三天內奪下高崗，控制前面的公路，那麼東北綫上我們的三個隊部也就可以取得聯絡，這樣，我們至少能周旋到金風送爽的秋涼。

從初夏開始，我們的突擊部隊奉到指揮部命令，本來已由河口發動行軍，去牽制敵方的運輸綫。我們的最大任務是——

『打擊敵軍，致他們于死命！』

季節的風送來了春夏交替時期的霉腐氣，夾雜着山間的花香，野草香，和陣陣的松

子香味，沖淡了大地的血腥。我們在這氣氛中活躍，沒有鬆懈；白天，黃昏和深晚，從疲勞中取得了一塊塊基地，到現在，我們的陣線聯貫了，我們祇要探聽敵方的軍情，隨時可以試行最激烈的進攻——化零爲整的山地戰。

等着，期待着，然而祕密的情報終於傳來了。

「明天黎明，敵人有局部的調防。」（冬）

送這情報來的，是山東彭子標，一個從軍十年的老兵。他負責着北線的通訊，兼帶潛伏在公路兩旁設施地雷的工作。當他戴着大草帽從遼闊的山野跑進我們陣地時，七八個老弟兄們一上去與他攙手，顯出了軍中最誠摯的熱情。

「老彭，前面軍情怎麼樣？」我問着：

「一切情形很好。」他照例的點頭微笑，露出一枚特別顯著的大金牙：「第三隊已經開到湯鎮，劉隊長說咱們明天攻山崗，可以十拿九穩。」

「有重兵器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多少？」

「八挺重機槍。」

「還有——？」

「兩門迫擊炮，彈藥多着，儘夠咱們打的。」

於是我拍着他們的肩頭：

「好，咱們攻下白樺嶺，明兒上湯鎮喝酒。」

聽說這樣，老彭笑得兩條眉毛也快併成了一起。

這天彭子標把情報交下，就在半山寺吃早飯。山野是靜默的，陽光從天心射下來，晒了個滿山，我們十個老弟兄難得聚集在一塊，趁着興緻邊吃邊儘量地談話。老彭告訴我們一個動人的故事，原來他們昨晚由泯山行軍到湯鎮，中途跟鬼子遭遇，接了兩小時的火。敵人在公路的左側原本佈着炮位，第三隊領隊的壞了事，不知怎的闖進他們哨禁線，鬼子兵先行開槍，他們還擊，傷了一名弟兄，然而敵軍從遠處開來了戰車，企圖在公路上踞高臨下向他們射擊。正當危急的時候，不料上士周壯民綁着四枚手榴彈，直衝上去連人帶彈跟戰車拚撞，「轟」的一聲巨響，什麼都變了灰煙，就這樣解決了敵軍，把他們的陣地搗毀；並且，大部隊在黑夜通過了公路。

弟兄們聽得鼓掌叫好，一個個贊譽周壯民作戰的神勇。有這樣視死如歸的青年在抗戰，還怕沒有自由解放的一天？爲要追悼他那爲國犧牲的英靈，我們大家站起來，脫下軍帽，閉上眼，開始了一次三分鐘沉痛的靜默。

月色朦朧的晚上——

老彭得魯隊長的遣派，再去担任通訊工作。他此去的任務是奉命聯繫軍情，準備約定時間讓三九兩隊戰士們明兒清晨發動攻打。老彭得回到公路的彼邊，這段路程相當艱

鉅，旁人是決不敢冒這大危險的，可是彭子標並沒有絲毫畏懼的情緒，他向我們辭行時依然戴上那頂大草帽，露着天真的笑臉道：

「同志們！明天兒。」

「您走啦？」

「走了，你們早些睡，可別忘了五更出發打鬼子。」

「知道。」我向他揚着手，「去吧，明天來得及，咱們湯鎮喝早茶。」

「行。」

他身子一躍，就向山下敏捷地竄去了。

山間的晚風吹來，頗帶着一股涼意，四望開去，郊野裏雖然瞧不見累累的彈痕，可是那些村莊，田，河流，由於月光的反射，半華里內的景物還能辨別出來。那白樺嶺的頂上，仍舊飄揚着敵旗，然而註定它祇能維持到天亮，遠遠地，我向它露出了輕蔑的嘲笑。

月上樹顛的時候，我們回半山寺找宿。

一百二十名弟兄分駐八個所在，我們這一隊十九個戰士不感寂寞，各人預論着明天的戰局。孟河李樹崗連夜整理彈帶，坐在神龕下，正與大個劉，「神槍手」王學海他們擦着槍筒子，老戰士羅大豪半眯着眼睛，一本正經抽煙捲，我招呼着他：

「幹嗎不早些睡覺？明兒天亮得上戰場呵。」

「不打緊。」

他笑了一下，仍是那麼安閒地抽煙，用熟練的姿勢，左手抱住了他那文步槍。

李樹崗告訴我：老羅是慣于打盹的，那怕三天不安眠，照例能衝鋒陷陣叫敵人流血，他打了一年的游擊，該也是老舉。說着笑着，疲倦了，我們便隨地躺下，到了甜密的睡鄉裏。

一陣脚步的移動聲把我催醒，睜眼一瞧，弟兄們已在油燈下整裝待發。他們大夥兒去松林中集隊的時候，第四支隊的發報員小潘前來跟我合夥，咱們捧着電報機，便趕到後殿準備發報的工作。

我們第九隊部自嶺上三路進發後，我已經發完了給三隊情報處的電訊。天色由黑暗而漸漸開始微明，奉着魯隊長命令，我們也迅速地開上前方，去佈設周密的通訊網。

晨曦中，我負着包囊，槍，電報機，在迂曲的山徑上行進，那崎嶇不平的路上，葛藤，叢草，草上的露珠，地面的積水，困擾着我的下體。然而我與小潘低聲合唱着戰地行進曲，終於，忘却了登山越嶺的疲勞。

突然，槍聲劃破了山間的沉寂。

——Page—

這是我們預定的信號槍，天更明亮了些，我向小潘使了個眼色，等咱倆伏到草叢的深處，激烈的機槍和步槍聲起了怒吼，從三面直發出來，顯然戰士們已經發現敵方軍用

車，在公路的兩側展開了對敵的局部邀擊戰。

——軋軋軋，軋軋……

——各各，各……各各各……

機槍的交射，其中也雜有敵人的槍聲。但在這種傾聽裏，經驗告訴我們敵軍火力之不足，於是證明他們沒有多量的援兵。我透著滿腔興奮，叫小潘爬上樹巔裝電線。僅十分鐘，裝置完竣了，而且，我們的去電也獲得了覆訊，知道第三隊部已在猛烈的攔擊中解決了來自外圍的敵軍接防隊，現正堵塞他們山顛下來的一股小主力。但是天色已經泛白，槍聲却越來越密集了。

魯隊長派勤務兵來向我們索消息。一方面，他發出「挺進」的命令，派凌教練官親自帶上前線。

我們那架收報機的電波又響了。

小潘幫同我譯碼，知道咱們後山的隊部也已經展開攻勢。

我愉快極了。悄悄向我的助手說：

「潘同志，看來咱們一頓早餐，要到湯鎮去享受了。」

他也笑着點點頭來。

誰知那三面激響的槍聲中，却從嶺上發出了炮聲。「軋隆，軋隆……」一下又一下的發射，這是敵軍乞援的號炮，火條向四面亂閃，炮彈的落下漫無目標，無疑地，山頂

的敵軍失去了公路的聯絡，已經陷於孤立了。

但是我們進攻的火力，仍向上集中。

在晨光中，敵軍的旗幟已不再傲慢的樣子，他被包圍在可怕的夾攻之下，腹背受着威脅。捷訊傳來，後山的接應大隊已衝到半山，跟敵軍爭奪一座叢林，而第三隊部的前鋒，這時也向密佈着松林的山道上挺進。現在，日本兵已成了壘中之鱉，沿石級上去，他們離目的地，祇有半華里了。

正當我興奮的時候，運輸班的幾個弟兄已經送回了第一次的彈械，打從公路上回來我探問他們戰蹟怎麼樣，一個長着一張馬臉的弟兄告訴我：

「我們第九隊已經奪下公路，在湯鎮跟劉隊長他們會合了。」

「可瞧見彭子標嗎？」

「老彭？」那弟兄想了一想，欣然答道，「聽說彭子標拿了一桿槍，帶着四十發子彈，一面國旗，參加前鋒隊攻上山去殺鬼子兵了。」

「好，這也讓他洩洩火。」

我目送運輸班五個弟兄去了。但這時山頭的炮聲已經非常微弱，代而起之的，是一片撼震山谷的吶喊。捷報又通過電流，從老遠裏傳來向咱們魯隊長報告，說山前山後兩隊戰士，同在一刻鐘內已到達了日軍駐守的陸公祠，戰事已可能在一小時內宣告結束。

這消息，我很快地派小潘送到了馬家莊魯隊長那裏去。

現在我祇期待着山頂的敵旗，什麼時候換上我們鮮明的國旗。

朝陽出來的時候，驚人的機槍聲已祇剩了單調的步槍聲，到手榴彈的爆炸聲來點綴山間的戰況。我抬頭望去：忽然那面日本旗揭下了，我們的國旗都在這裏迎風飄揚起來。我向她敬禮，我向她微笑，然而一陣槍聲，把我嚇了一大跳。

攻山戰結束後的兩個小時，我要到湯鎮去會見老彭。我把職務交給小潘，趕速奔到公路上，則見我們的弟兄一批批踏上山路。那時，我遇到了長腿劉順方。

「大劉子，可瞧見老彭啊？」我問：

「彭子標？他……」

「他怎麼樣？」

劉順方起初不敢向我直說，經我一再的逼問，才痛苦地道：「他——犧——牲——了。」

「什麼，老彭犧牲了？」

「是的，他攻上山去，衝得挺勇猛。他們十三個弟兄佔領了陸公祠，他把日本軍旗撕下，他揭起咱們自己的國旗，誰料這時候敵人老遠開來一排槍，彭子標雖然完成了昇旗的任務，可是受了槍傷，當場就斷了氣。」

我流淚了。一個好弟兄竟這樣捐軀，不能跟我上湯鎮喝杯慶祝酒，昨晚的諾言，我找誰來履行呢？大劉個子見我這末心酸，他替我解勸，好久，我才忍住了心底的沉痛，

隨着會師的大隊開上白樺嶺，去掩埋他那英勇的遺屍！

一一

銀河新月的秋天，我們第九隊部已好久沒有建立巨功了。

計算在白樺嶺的時日，已經超過我們的預定期。那時候，虧得大隊主力軍已戰敗了鐵路沿線的頑敵，攻克了附近三個縣境的地區，開始到來接駐。當我們把白樺嶺讓卸之後，鑒於未完成的軍事工作須要我們合力去担負，因此魯隊長向我們召集了一次談話，決定加強戰鬥力，踏上艱苦的征程，越過省界去投入策×戰區的懷抱。

說定了，要幹就幹，於是我們在一個霧夜，開始離了這座高崗。

戰地的行進，是帶有神祕性的。

尤其是咱們習慣了游擊的生活，每到一個地方，凡是有敵偽蹤跡的境域，我們都能夠一面保持推進，一面破壞敵人的交通網，依然給他們慘重的打擊。

我們的行列有時分散，有時候，又合併了，在白天或是黑夜裏，我們走的是別人不願前進的道路；我們爬過荒涼的山脊，渡過廣闊的水道，日晡夜行，備嚐了不少飢渴和困頓，終於走盡那七百餘里的路程。

現在我們已進入了一個不同的省界了。

在這裏，因為是邊境，敵軍的佈防相當嚴密，除了我們盡力毀壞交通外，秉着避實

就虛的主旨，我們中途也曾發動了十多次的戰爭。檢點一下人數，老弟兄傷亡了十七名，但是新入伍的壯士們，已在逐漸的增加。我們缺乏槍械，祇從敵人擊敗時拾了他們遺棄的彈械來使用。但是我們仍保持着原有的實力，現在祇須建立站足地，找那形勢和環境恰當的地方，駐屯下來。

可是我們均失望了。

又經過半月的行程，秋天已經越展越深，寒冷的風使我們因為沒有足以抵擋的棉衣，一隊人感到了相當的惶恐。魯隊長怕我們受不住生活而發生動搖，屢屢要我們忍受。我的另一個好弟兄張濤說：「不是我們沒鬥志，我們希望天天殺敵人，祇是身上該穿暖才不成問題。」

隊長表着同情：

「別找急，這兒鄉村貧得慌，我們又不願意驚動鄉長區長，要他們徵寒衣，你們忍着吧。祇要到C縣，我有個把兄樊團長，在那裏當上校，他跟我也是黃埔老同學，見到他什麼也可以解決的。」

「然而此去有多遠？」

「還有五百里。」

「那不是到得C縣，我們都凍僵了嗎？」

魯隊長這就更苦悶了。

預算行期，這些路程趕得最快怕也要十多天才能到達。但我們都體諒隊長的廉正，他處處爲民着想，把抗敵作爲前題，一年的相處咱們已是情同手足，有什麼難處不能打開呢？於是牙關一咬，決定走完這漫長的行程，去找到聯絡，展開廣大的抗敵戰鬥。

事先，虧得魯隊長與那邊通了一次信，我們到達C縣時，樊團長早已規定了我們的戰鬥具體工作，和賞賜了我們每個人一套蔽體的棉衣。穿暖了，還有什麼掛慮呢？在孟家村駐下後，我們整天搜羅C縣四郊敵偽軍隊的醜態。我們建立了健強的情報網，蒐集了許多寶貴的軍事報導，我們也聯合着樊團長的零星隊部展開游擊，這裏環境所不同的，沒有山崗，四望是一片空野，憑我們駕輕就熟的戰鬥技能，再配合着彈械的充分，半個月之內，我們已先後規復了十一個村子，俘獲了大量的戰利品。

但是敵軍驚惶了。

在初冬的西北風裏，吹來了一個消息，聽說敵人將在我們地區發動大規模的清鄉。這種計劃，分明對我們的範圍取着包抄形勢。難道他們企圖壓迫我軍離境嗎？

樊團長就爲了這一點，表示着老大的擔憂。

我們是來自山地的一羣，什麼大的戰鬥也曾親身經歷過，所以處之泰然。一星期過後，魯隊長瞧着他的把兄忐忑不定，找他談了一次，意思是請他別把事情瞧得嚴重，祇要集體的作抗鬥，準能粉碎敵人美夢的。誰料到樊團長沒有接受這安慰，他的隊部趁一個雨夜，越過汽車路向他的新地區進駐去了。

而我們呢，依然站立着，且是堅定地站穩了腿，準備向敵人迎頭痛擊。所謂「清鄉」已由偽逆的協助，從四處發動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們得到個密報，說車路的兩旁敵軍已很快地完成了防禦：築着籬，以及設置了電流的障礙物，這些幼稚的設施，真不值一笑。那一晚，魯隊長決意要潛過車路去擊毀敵人的窠窟；我們要聯合當地一個抗日隊部的力量展開這個突擊，於是派張濤和我去幹這聯絡工作，拜訪着他們的隊長——駱鳳春。

我們聽信了駱鳳春的一篇大道理。約它黎明時候，咱們雙方在金娘廟會合出發，駱鳳春斬釘截鐵地道：

「爲國家抗戰，兄弟挺高興，祇要貴隊長不食言就行。

「決不爽約。」張濤說：

「好，回頭見。」

「回頭見。」

於是我跟張濤回來向魯隊長報告。他挺高興，這天晚上露出了空前未有的興奮，自己擦着槍，準備明天親自指揮我們作戰。

夜了，從空野傳來山崩似的江濤聲，更勾起了我們殺敵的情緒。我們五十多的弟兄們耐心等待着天明，村子上的初次雞鳴後，我們的隊部終於從孟村出發，到三里以外的金娘廟去。這裏的路真平坦，趕到目的地，不多久駱鳳春帶了七八十弟兄來集合，然在

天方破曉的時候，雙方言明分兩路前進：他們東，我們大夥人西，向着同一目的地開始進攻。

車路到了。

但忽然傳來了槍聲。我們滿以為是駱隊部的信號，我們也向前方射擊。可是，目標來得離奇，怎麼我們的頭頂會有來自東方的飛彈。我們向東還擊，可是，橫刺裏又射來了劇烈的機槍聲；我們拾着殘丸，啊，這是日敵的槍子，我們登高瞭望，張濤第一個爬到樹顛，却見駱隊部的兵士向我們集中火力，包圍了；在另一個方向，他又望見了日兵的番號，他大喊起來，可是一聲「炮彈」的怒吼，把張濤從上面震得滾了下來。

「壞事了，駱鳳春是匪徒，他……」

「他怎麼？」隊長急問着：

「他勾通敵軍，共同向我們作戰，把友誼出賣了。」

我們每個人揭起了怒箴，魯隊長氣得臉色鐵青，然而既中了他人陰謀，在這存亡關頭不拚也別想突圍，於是他執着手槍，嘶着嗓子，指揮我們冒着彈雨衝去。

弟兄們擋不住兩面夾攻，好幾個受傷倒了下來，然而駱逆和他的匪軍們已逼近着我們，相隔祇一道田溪，一座坟場。這時，一串子彈飛來，魯隊長受傷了，倒下了。張濤望見了仇人。為要解救我們的多數，他與羅大豪，「神槍手」王學海五個人執着兩挺機槍，英勇地向受傷的魯隊長建議；